


1979
4
1979
4
1979
4

发生在广播大学的惊奇事件

芙蕖绿波◎著

古董新娘

 珠海出版社



古董新娘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董新娘/芙蕖绿波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10. 3
(444异度空间·第13辑)

ISBN 978-7-5453-0348-3

I. 古… II. 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17403号

古董新娘

芙蕖绿波 著

策 划: 光 南

责任编辑: 帅 云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

电 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cs.net

E-mail: zhcbcs@zhcbc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47.625 字数: 600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348-3

定 价: 69.00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001/	第一章	晚清异闻录
009/	第二章	玉覆面
021/	第三章	鬼嫁娘
033/	第四章	诡门关
043/	第五章	一团迷墓
053/	第六章	冥铺飘歌
063/	第七章	校园惊魂
073/	第八章	瞬时记忆
083/	第九章	校园，百烛夜行
097/	第十章	魂兮归来
109/	第十一章	红嫁鞋
123/	第十二章	通灵
141/	第十三章	七字禁区
151/	第十四章	星月拱日
163/	第十五章	情动
175/	第十六章	婴灵
189/	第十七章	幕后人
203/	第十八章	淡极始知花更艳
215/	第十九章	幕后大老爷
243/	第二十章	十分红处便成灰
249/	尾 声	书信

目

录

第一章 晚清异闻录

此时，他只想逃，因为只有冥婚才摆四十四桌。他不敢抬头，因为地上是一双红色的缠枝花纹富贵牡丹嫁鞋……

七月节，鬼门开，魑魅魍魉齐出来。大人出，小孩进，端水照脸鬼无头。中元节，阴森森，亏心之人鬼敲门。鬼敲门，索命来，人心不古世道衰。

十四日，鬼敲门，戏棚满院席满座。有影进，无影出，来来回回谁是人？子时缺，午相交，阴辰阴时把人找。人在笑，鬼在哭，扶乩错把人来找。

十五过，鬼门关，善恶到头终有报。好人走，坏人来，端水照脸谁是人？冥烛照，衣纸烧，明天太阳就到来。谁是人？谁是鬼？血色人间无忠良！

阴恻恻的歌声飘过公主坟上，满地错落着金钱衣纸，纸灰弥漫。

夜深了，街道上一片荒凉。一身灰白影儿舔着路边香烛。一声惨叫，一个提着灯笼的仆人躲进了一府院落大门。灰白影儿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雨淅淅沥沥，愁得人慌。雨打在镶着“归府”二字的巨大牌匾上，让人觉得更加得阴冷。归府不就鬼府吗？几个好事胆大的半大孩子提着灯笼在公主坟上走，一个闪电紧挨着一声惊雷响起，冷光照亮了“归府”。

“我怎么觉得这府宅特怪异！”一个孩子发了话。

“胆小鬼，怕死的现在就滚回家去。”为首的一个大孩子揶揄，因他姓

大家察觉到异样，转过身，背后什么也没有。但他们的身旁，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许多人，或许根本就不是人，影影绰绰，零星地散在公主坟上。它们或三五成群，或形单影只地跪在衣纸蜡烛前。

那几个男孩再也忍不住，“哄”的一下全部散去。只留下二毛子一人，二毛子吓得尿了裤子，看着盖着红盖头的女人向他走近。

风吹过，掀起红盖子，里面什么也没有，没有头的女人……

“啊——”二毛子再也承受不住，昏倒在地。

听到外面的惨叫声，家仆的手抖了抖，杯里的茶水晃出了些许。老爷半闭着眼，淡淡地说，“恶鬼抢吃啊！”

家仆们一听，皆是一怔，只觉在这府内，连老爷也变得诡异起来。

刚跑过二进门内院的一个家仆，脸色灰白，跌跌撞撞地闯进来。被给老爷奉茶的仆人一把拉住，喝道：“来福慌什么，照了水盆再进屋。”

“我刚看见吃、吃元宝蜡烛……”来福看见老爷脸色大变，连忙住了口，在院中天井下站稳，把头慢慢地探进水盆。水里除了他什么也没有，来福舒了口气。突然一道白影在来福头上晃过，白影低着头看他，然后水里的人变得模糊起来。

“嘭”一声响，水盆翻倒在地。“我看见三太太，看见……”

归府一下子全安静了下来，“记住了，什么也没有！”老爷语气仍是淡淡的，转身走进了里堂。

里堂布置得一片惨白，只剩一对挂在门头上的灯笼是红色的。

案几擦得是一尘不染，上面摆放了一只明宣德香炉，上面插了三只贴了金字银粉的香烛。老爷小心翼翼地把一对洁白圆润的蜡烛插在香炉的正中。香烛是做法最传统的香，香烛里用的是芦苇管芯，所以里面是中空的。等蜡烛烧完里面的芦苇管芯就会成灰。而洋蜡烛或者新式的蜡烛制作都不用芦苇管，里面是实的，自然也就不会形成“蜡炬成灰泪始干”这种独特现象了。

今天是老爷大婚的日子，但这一屋子的白对着门上随风而动的大红灯笼显得更加的刺眼。整个宅子空空落落的，院中槐树落了好些叶子，风一刮，在院中呼呼地打着卷儿。

要摆四十四桌宴席，你们得好好准备，厨子那边也得看紧。”

此时，他只想逃，因为只有冥婚才摆四十四桌。他转身想走，但身子一下软到在地。他不敢抬头，因为地上是一双红色的缠枝花纹富贵牡丹嫁鞋……

盘长生合上了书，这是一册名为《晚清异闻录》的古籍。而盘长生也就是顾玲珑。他又回到了江州这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来。

按顾玲珑的意思，他是再也不想回到这个地方。这里有太多的伤痛回忆，回忆是如此的沉重，每每忆及心还会痛。但他必须得回来一趟，因为翡翠的母校广播大学又出事了。起因就是有学生在学校附近发现了这册《晚清异闻录》古籍，随后找到历史教授进行研究，开了一个课题。

学术研究本也是平常的事，但怪事发生在这本古籍面世后的第十四天，看过这本古籍的学生开始失踪。如今已有四个学生失踪了，学校方面怕此事会闹大，忆及冷翡翠勇破走私贩卖国宝一案，她的能力学校方面是绝对信得过的，所以请了翡翠出面。

而翡翠一心留在家里照顾昏迷不醒的未婚夫子剔透不想再管外事，所以请顾玲珑代为出面。毕竟顾玲珑比起翡翠无论是知识面还是格斗能力都更出色，再者他行事极为低调，没有人认得出他的身份。而学校方面明白了她的用意，表示会全力支持顾玲珑的工作，为了办事能更低调，顾玲珑改回了原名盘长生，毕竟新闻报纸等公众媒体报道的只是唐宋元等人勇破奇案，应顾玲珑的要求没有提及他，而盘长生的名号更是没有人知道的。

思绪又回到现实中，这《晚清异闻录》等于是—本地方志怪录，真与假糅合在一起，但是从学术上来说有利于研究晚清市民的风土人情。这册子书共分为四册，但现在面世的只得—册，这册书是为整合册的第二册（卷二）。讲述了一个奇怪的家族，和他们会在阴历娶妻的古怪习俗。

可惜的是这第二册书有缺页，以至于里面的许多重要内容都失传了。“如果唐宋元在就好了，马上能为我解开第一个谜团。”盘长生闭上了眼仰头叹息。

眼本就闭得不紧，忽然一点猩红更是刺破了眼球，跳将出来。盘长生一个激灵，星眸怒睁，四周很静、人也不多，哪有什么猩红。

图书馆二层的书籍是教授级人物才能借阅的贵重书籍，也珍藏了许多

把拓本放进自己手袋里，正要往回走，却觉得背后有双眼在冷冷地盯着他看。他停下了脚步，转过头，那双眼透过书架上缺了书的空隙射过来。那双眼如此空洞，如此冷漠。

盘长生吸了一口气，从休息室门口边转回来大步向床走去。

床上什么也没有。

玲珑到底跑哪去了？不对，玲珑是训练有素的猫，它绝对不会不服从命令无缘无故的失踪。这里没有窗户，它进这里后再没有离开，只能证明这里一定有秘道。

盘长生在房内小心地摸索，走近床前，床下传来空心的声音。这里竟然有秘道，这一发现着实让他一惊。休息室的门他已经反锁，放下心来他就开始研究打开密室的机关。

书架的书类摆设引起了他的注意，国学类，志怪类，地方史记，文学等等都是由一批批按同种类的书摆放在一起作归类，偏偏中间那几格书的书种顺序是全然乱的。而且书脊颜色的走向也很怪，盘长生把《诡府奇案》拓本放回原处。走远了看，书脊颜色的走向果然有古怪。看着拼凑而得的零零碎碎的画面，盘长生终于明白了个中玄机。飞快地先将各书归类，随后再根据书脊颜色调整，最后一本书放进去，就是一张玉面具的图谱。书放进去的刹那间，“咔嚓”一声床板翻动过来，露出了一段斜坡。

盘长生举起手电往下走去。地下道尚算阔落，而且没有想象中黑。他看了看四壁，原来壁中嵌有灯盏，盏上放了白蜡烛。而白蜡烛此时正燃烧着，跳动着昏暗诡异的火光。只一刻的出神，盘长生就想到了《晚清异闻录》里归府大婚的那对白蜡烛。

穿堂风吹到他脸上，闷闷地没一丝凉气，闷得心里起了毛，很不舒服。有风就有出口，这里究竟通向哪？忽然秘道内的白蜡烛全灭了。静——无比的安静。除了他自己，再没有生命体象征的安静。被直视的感觉又来了，前方三点钟方向发出了淡淡幽光。盘长生调整一下气息，慢慢走近。墙壁上吊着一个人。

那人的脸面覆着玉面具，没有呼吸。手电打在人脸，组佩玉面具在昏暗的灯光中展现着它诡异的微笑。放出幽光的是玉面具上用荧光材质的珠

第二章 玉覆面

那些戴着玉覆面死去的人们，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为何突然死亡，又那么干净，丝毫不血腥，像是自然老死。

江州的冬季依然是那般的灰蒙蒙，穿街过巷，在胡同四合院、现代化的写字楼里进进出出之间，古今的交错依然还是那么和谐。盘长生不知不觉就走到了琉璃厂，走到了初次遇见翡翠的那家“玲珑望秋月”古玩店，只是店还是那家店除了换了名字，人再也不是当初的人。

盘长生摇了摇头，迅速离开琉璃厂。吃过了午饭又回到广播大学里。他直接找到了开这个课题的李成教授，“你们开课题研究这本书，证明一定是掌握了对于这本书内容某方面的有力证据。不然知道书册的人不会神秘失踪，而我一直奇怪的是，为什么只是你课题学生组的学生失踪而你却能置身事外？”盘长生的问话咄咄逼人。

他等待李教授回答，而李教授始终只是保持沉默，这也就是不合作的表现。他总以历史课题是在高度保密的前提下才能进行的话头来拒绝回答。学识上做研究最基本的前提是要求高度保密，但关乎人命，盘长生不能不知道关于整个课题内容和情况的来龙去脉。

“玉覆面的诅咒，鬼嫁娘的婚衣，冥器崇拜，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剩下的只能靠你自己去找。”李教授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说出了很决绝的话。

“那这册《晚清异闻录》是在哪出现的，或者说，是陈晨从学校哪里找到这册古籍的。这只是第二册，第一三四册又在哪儿？”盘长生无法，在没有更多证据前他处于被动，而他要尽快找到失踪的学生。

“陈晨只提到在校外怡心小园A区对出的那条旧街巷里一家冥衣铺内找到的，那店铺名为‘诡门关’挺邪的一个地方，我劝你……”李教授想了想没有把话说出来。

“教授不会真的相信什么诅咒的传言吧？”盘长生脸带不屑。

李教授也不反驳，只是神色依旧凝重。顿了顿，他回答了盘长生第二个问题，“如果你能解开第二册的秘密，就能找到剩下的那几册。”

为了救出失踪学生，盘长生连夜赶到旧街巷。从这里向南偏北的方向望去就能看到怡心小院A区的904寝室，那曾经是翡翠的寝室，这条街他来过很多次，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他和翡翠破案时去找过的冥铺，那个死去多时的贪婪老头开的店。

他看着店铺名慢慢寻找，奇怪的是一条不算太长的巷子走下去，并没有这样一家奇怪的冥衣铺。难道李教授欺骗他？不会——他不会说如此容易被戳破的谎话。

附近所有的街道岔巷盘长生都仔细找了，依然一无所获。正焦急时，他的电话响了。是公安局打来的，接通，沉默，通话结束，一切不过十分钟时间。对方说明，陈晨是呼吸不畅导致休克死亡，那里就是第一现场，暂时找不到他杀的动机，但自杀也不成立，一切还需要更多的线索，否则此案将会陷入困局。

这起案子的线索实在是太多了，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学生们是在课题里发现了什么而导致的失踪吗？盘长生觉得还是应该尽快找到“诡门关”那家冥衣铺，毕竟是陈晨在那里找到这册《晚清异闻录》的。

忽然间，盘长生脑里闪过一个很可怕的设想，第一个遇害的学生陈晨也是第一个发现，接触《晚》一书和第一个离奇死亡的学生。她死亡的时间是从失踪那天算起的第七天，失踪将近半个月，如果真有七天这样的时间段，那就糟糕了。李教授是第二个看到这册古籍的人，然后第三个是叫严心的大二女学生，第四个是叫钱剑锋的研一的男生，第五个是叫晨雅里的大四女生，

而第六个是叫谷清阳的大一女生。据闻他们全都是历史系里的拔尖人才，所以不按年级只论实力编进了这个课题组。给他们编个号，就是：失踪的是一号陈晨，三号严心，四号钱剑锋和五号晨雅里，奇怪的是属于二号的教授为什么会没事。而六号谷清阳显然接触此书未够十四天，所以这之间的联系究竟应该是怎样划分呢？要找出的是失踪还是死亡的时间段。盘长生觉得自己像是找到了什么规律，但究竟是怎样的思路他又说不清楚。

正想问题出神的当儿，一阵微弱的光芒被他捕捉到。抬头，正是这条旧巷对着的怡心小园A区904房的方向。那里的灯光由很盛的光忽然就灭了，像被什么人忽然扭住了脖子，快速断气的那种感觉，只剩下黑暗。

他警觉地从大衣内袋里取出小巧折叠式高端望远镜望向高处，只见高楼之上一群衣着古怪的人在起舞。

离得太远，只能勉强看见众人一身披白，撑起白幔似在啁啾而动。盘长生再顾不了那么多，朝着怡心小园跑去。因为在他的脑海中，所有的谜团一点点地拼凑了起来。虽然远，但他看得清楚，那群人的阵势像在举行某种仪式。既像奔丧又像有女出阁，《晚清异闻录》、鬼嫁娘、还有玉覆面，李教授的话浮现脑海。

糟糕，按顺序绕开李教授来排列的话，严心就是第二个失踪的人，而且今天刚好是她失踪的第七天。她会不会在上面？一看手表，正是晚上十点五十分，他只能与时间争分秒。

楼房阶梯不断地向上延伸着，越往上越漆黑，黑夜似一团吞噬时间的魔鬼，黑得看不见路，看不见希望，看不见想见到的真相。

终于，盘长生来到了顶楼。他在门边上停了下来。一切那样安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天寒地冻，手脚开始发麻。他看见了，暗淡的月影下是一群诡异的人，影影绰绰。

为首的一人，是个女性，身形颇为臃肿。只见她脸覆玉面具，一身缟白，只余一双玲珑小脚穿着一对红鞋。那猩红，诡异得似要流尽鲜血放肯罢休，而那一幕和《晚清异闻录》归府的奇异风俗不谋而合。

余下的五六个人只是穿着平常的孝服，他们的嘴一张一合不知说着什么。四周太安静，安静得只听见风吹过的呼呼声，地上的金钱衣纸灰全数扑



到了盘长生脸上，一股烧焦的纸灰味，只有死人才会喜欢的味道。

为首的舞者随风舞动，在生与死的边缘舞动着，因为她一只脚凌空踏在了十层高空，她的身子只要再往前倾，就会立刻从九楼的楼顶掉下去。盘长生担心她就是第二个失踪者严心，更担心她真的会做出跳楼的自杀性行为。手一挥，腰间的一根软钢鞭挥出，在半空中一打伸出七八米远。盘长生瞄得极准，软钢鞭正要卷住为首者腰身时，一个突发意外使软鞭有了偏离，只拉到了那人的右手。

原来那人左手取出一把刀，麻利地从头顶往下切去。正是这一举动吓住了盘长生，那人原本戴着玉面具连着一个比她身形小一点的白物直直地掉向地面。

幸得盘长生扣住了她的手，用力一拉，那人的身体往盘长生所处的方向跌来。走过一看，他的眼里全是失望，因为她不是严心。

严心究竟在哪？一看时间刚好十二点，这群陌生的人会不会是为了拖延他的时间而故意在他面前演了这场戏。

盘长生忍下了怒气扶起她，沉声问道，“你是谁？这么晚了在这里做什么？”

对面的女生年纪很轻，容貌秀丽，只见她明眸一转，熟络地挽住他肩膀，不断撒娇，“我这不是招夫婿嘛，这是我们家乡风俗。仪式完了，第一个出现在我面前的男人就是我的夫婿。因为仪式有点古怪，外人见了怕是觉得恐怖所以选在这里不会引人注意。”

言外之意，就是这样奇巧的缘分牵引，外人不会注意的地方他都被牵引来了，这就是他们的姻缘所至。盘长生明白她心思所指，而她也读懂了他，眉眼一弯，笑得更甜，只腻着他不放。

“有这样一个招女婿的古怪风俗？”盘长生也不恼，只是月色下清俊的脸没半分笑意，眉心皱得紧。软软的手抚上了他的眼睛眉毛，有点冰凉，她也皱起了眉，“真的，真有这风俗，要不你怎么来了？你好像有很多心事，而且藏得很深，深得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说话的时候，她闭上了眼睛，只用手抚摸着盘长生的眼和眉。

“好了，闹够了快回去休息。你们是哪个寝室的，我送你们回去。”盘

长生话语间不带任何色彩，“嗯，还有，你叫什么名字？”

“归水月。”她笑着回答，那微微上扬的笑容带有一抹坏气。

一声尖叫将大家的注意力全往地下转移，只看见地上躺着一个人。

“你——”盘长生大怒，她刚才把身上的东西割开，难道刚才掉下去的真是人……

他怕她逃了，拉着她往楼下跑去。因为刚才看她戴了玉覆面，对于此次的课题和传说中的鬼嫁娘重现，这个女孩一定是知道些什么的。所以他不能轻易地放开她。

倒是归水月一路娇嗔，“我是你的人，逃不了。但你也不用抓得那么紧，真的痛唉。”说完还不忘拿起手指刮刮脸蛋，意思是你盘长生这样抓着大姑娘羞也不羞。地面上开阔许多，因有路灯眼前的一切都很清晰，归水月长葱般的手指在灯下看更加温润水灵，白玉瓷一般的脸庞上细细的绒毛沾了露气十分晶莹可爱。他也只当她是那个顽皮的孩子，一不留神放松了警惕。

归水月见机，一甩挣脱了他的手，跳出几米远回头做鬼脸，“你太大意，下次可别轻敌。”然后一支箭一样地跑了。

盘长生十分懊恼，被她那张天真得如孩子一样的娃娃脸给骗了。追她是来不及了，走近被吓得不停哆嗦的女学生身旁，盘长生开口安慰道：“别怕，那是A楼天台上的学生搞的无聊恶作剧。”他的话说得一半生生卡住。

地上躺着的是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脸上盖着廉价玉石混乱拼凑的玉面具。掀开，正是严心。

他愤怒，是谁在他眼皮底下杀人？尸体身上的手机在亮了，盘长生拿起一看，零点零零分。是短信。打开，“下一个就是你！”

旁边的女学生又是一声尖叫，吓晕过去。

趁着天黑人少，盘长生悄悄地把严心身旁的一具白物事折叠起塞进了自己的大背包里。

校方和警方都按盘长生的意思达成了协议，将这件事封锁起来。而这个危险课题也被警方强制停止研究。

但李教授的表现一直很安静，最后只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诅咒一